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三十二回 四馬路豪商遇刺 麥家園大令驗屍

話說費大小姐從張園回家，把拜會康小姐約定王珍珠的話，回過費太太。費太太道：「你真放刁，沒緣沒故，拉扯上這兩個冤桶，冤枉不冤枉？」費大小姐道：「嫂子，要曉得如今世上，憑著良心天理，是萬萬行不去的，總要把這個良心暫時收拾起了，作興還有得法的日子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天理良心四個字，原不過說說的話，真個照著行起來，不成了個呆子麼？」

一宵易過，次日飯後，打扮定當，一部馬車，到珊家園周公館來。到得樓上，見康小姐已先來了，談無數語，王珍珠也到。費大小姐且不開口，倒是周鳳姑談起，多日不又麻雀了，今朝搭子齊巧齊著，坐攏來又兩圈可好？康小姐道：「那裡幾個人？費大姐來不來？」

鳳姑道：「他不來，硬揪我也要揪他一揪。」

王珍珠道：「幾多底碼呢？」

康小姐道：「底碼小了，有何趣味？要碰碰得大一點子，五千塊底二四罷。」

王珍珠道：「二四太大了，么二也好。」

周鳳姑道：「我本來無可無不可的，費大姐姐怎樣？」

費小姐道：「既然碰得五千塊底麻雀，和頭上這點子，還計論他什麼？二四就二四，至多輸掉近萬塊錢是了。」

康小姐道：「究竟費大姐姐做人來得爽氣。」

鳳姑道：「可是二四？」

康小姐道：「自然是二四，何用再問。」

王珍珠見他們這樣說了，不便再持異議，並且仗著拍轎之局，總以為贏多輸少，所以心上倒也坦然。鳳姑叫娘姨拿上牙牒碼子，四個人扳莊入座，碰起和來。康小姐周鳳姑王珍珠勾心鬥角，各想贏錢，只有費小姐鬥幾張牌是漫不經心的，隨隨便便掀起來，隨隨便便發出去，拆搭子拆對子都不管，所以別人都有大牌和下來，他獨獨裡沒有，就是和得，也不過是十和頭的平和。又畢八圈結帳，王珍珠沒有進出，周鳳姑贏了八千五百塊，康小姐贏了一萬四千多塊，通是費小姐一個兒獨輸。面子上帳結過，吃過夜飯，再結暗裡帳時，費小姐白白到手了二萬二千五百塊錢。

看官，你道他怎樣一個算計？他這牌，是合在局三人通算的，都是輸贏各認一半。鳳姑贏了八千五百塊錢，就有四千二百五十塊錢派著，康小姐贏了一萬四千多塊錢，就有七千塊錢派著，贏帳裡先有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塊。還有輸帳，輸帳輸掉二萬二千五百塊，對半平分，每家須拿出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塊錢來，有兩家拿出錢來，已經到本，三家拿出錢來，不是淨多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塊錢麼？贏帳裡派著一半，輸帳裡派去一半，輸贏總派，不是淨多二萬二千五百塊錢麼？（異想天開，妙極妙極。）

這一著險棋，真是出人意外，任你賭精賭怪的周鳳姑，一時也被瞞過，贏進八千五百塊，派出一半，輸掉二萬二千五百塊，派進一半，輸贏相抵，還要拿出去七千塊錢。這真是啞子見媽，有苦沒處訴。費大小姐滿載而歸，自然歡天喜地。費太太道：「休這法子，比了他們的活手，強起好多倍呢。活手有時要穿繃，這法子永遠不會穿繃的。活手有時還行不去，這法子永遠不會行不去的。你想罷，要贏人家錢是繁難，要輸給人家總不會繁難的。我以後也照你的法子行了。」

正說著，忽地一人急興興進來，嘴裡連嚷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姑嫂兩人齊嚇一跳，見來者不是別個，正是費春泉。費太太道：「你發了癡麼？這樣的大嚷大鬧，鬧的我猛嚇一跳。」

春泉道：「瑟公遇了刺也，你們還寫意呢。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那個瑟公？」

春泉道：「上海那裡還有第二個瑟公？就是錢瑟公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錢瑟公遇刺，你又沒有遇刺，發急他怎的？」

春泉道：「你們女人家那裡知道？」

費大小姐道：「哥哥，且不要議論，錢瑟公在那裡遇刺？刺客可捉住了沒有？先講給我們聽。」

春泉道：「就在四馬路口，很繁盛很繁盛的地方，你道奇怪不奇怪？兇手聽說有兩個呢。瑟公現經人送到麥家園仁濟醫院去了，性命保的住保不住，現在還沒有曉得。」

說著，阿根也來了，報說錢瑟公已經身故，屍身用車子車回公館去了。春泉道：「死在醫院裡麼？」

阿根道：「是死在醫院裡，上海縣老爺到院驗屍的呢。」

原來錢瑟公自從小馬夫劉小泉告訴了流氓尋仇的話，就刻刻留心，時時防備，深居簡出，應酬場中也不很到。過了些時，不見有甚動靜，戒懼的心便漸漸淡了許多。這日接著三四處請客票，古人說得好，久閉思啟，久蟄思動，錢瑟公本是花天酒地慣了的，硬是關在家裡，關的他氣悶非常，一見這幾張請客票，觸動了遊玩的野心，頓時一刻兒都不能忍耐，馬上叫胡阿福配馬車，叫姨太太拿出衣裳來。姨太太見他要出去，忙勸道：「沒甚事情，不要出去了罷，家裡頭坐坐也很好。」

瑟公道：「事情是沒甚事情，一竟坐在家裡，悶的慌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仍舊又叉小麻雀，消遣消遣。」

瑟公道：「我可要悶出病來了。你想沒緣沒故，受這監禁的刑罰，苦不苦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老爺家裡住了這幾天，就說是坐監牢，像我們又怎樣？」

瑟公道：「誰叫你做了女子呢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不是我不放老爺外邊去，外邊風聲不大好，老爺還宜當心一點子。」

瑟公道：「死生都有定數，防備他怎的，要死起來，躲在家裡也會死的。如果命不該絕，就在槍林彈雨中跑來跑去，也不要緊。」

姨太太曉得瑟公脾氣，說要去就要去，任你怎樣終是勸不轉的，只得替他把衣裳拿好，是一件藍漳緞夾袍子，一件泥金色杭緞馬褂。瑟公換上袍子，穿上馬甲，姨太太親手替他披上馬褂扣好鈕子。劉小泉進來，稟說馬車已經配好，瑟公回向姨太太道：「我去了，家裡事情，你好好照料照料。」

姨太太聽了這話，不知怎樣，心裡一難過，兩股熱淚從眼眶裡幾乎直滾出來，竭力忍了個住，已經淚皆瑩瑩了。執著瑟公的手，只說得一聲：「你沒事早點子回來，我等著你呢。」

瑟公回稱「曉得。」

才走到階下，忽聽嘍嘍一陣犬吠聲，斜刺裡奔出兩隻洋狗來，搖頭擺尾，攔住去路，不放行走。瑟公喝道：「滾滾。」

那洋狗好似曉得主人立刻要受難似的，撲上來，咬住衣襟，枉裡枉裡竭力的挽留。瑟公道：「這兩隻畜生今天恁地胡鬧，奇怪的很。」

劉小泉齊巧進來，聽了笑道：「老爺你叫沒有曉得，這兩隻狗吵了好多天了，一到晚上，枉裡枉裡好像哭泣一般。打他也不怕，喝他也不住，喂他吃也不要，真在變死呢。」

瑟公道：「我也聽得的，真有點兒奇怪。」

劉小泉上前把洋狗提開，瑟公才得走路，跳上馬車，揮鞭開行。兩隻狗還一前一後追上來，直送至三岔路口，方才回去。瑟公因新攀的相好雪印軒，好多天沒有見面，命馬夫先到三馬路，霎時行到，跨進天井，外場認得瑟公，高喊一聲四少上來。瑟公緩步登樓，大姐阿招，早在扶梯邊相迎，迎進房中，雪印軒正在臨鏡梳妝，見了瑟公，忙著起身招呼。瑟公道：「你儘管梳頭。」

隨在妝台邊高椅上坐下。阿招敬上水煙袋，斟上茶，雪印軒道：「四少為甚好多天不請過來？敢是周碧桃絆住了，不許你來麼？」

瑟公道：「笑話了，周碧桃又不是我什麼人，如何絆的我住？我的脾氣，不要說周碧桃，就是家裡頭太太姨太太，也不能管我一步半步，我要走，留也留不住，我要不走，趕也趕不掉。」

阿招插口道：「哎喲，海外得來，前天我到公館裡來，親見四少向姨太太在做矮人呢。」

瑟公道：「你幾時瞧見的？」

雪印軒道：「他瞎說呢，四少理他怎的。」

又笑問府上有事麼？瑟公道：「也沒甚事，不過我心裡懶怠，不很高興出來，所以家裡頭坐了幾天。」

雪印軒這個頭足梳了個多鐘頭，方才梳好，又到後房去換了一身衣裳，陪著瑟公，殷懇勸勤的講話。瑟公道：「你今天房間空麼？我想就借你這房間，請幾個客可好？」

阿招接口道：「四少客氣得來，說出這樣話來，四少肯照應我們先生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，問甚空不空？」

說著送上筆硯，請瑟公點菜。點過菜，隨即起身要馬褂，雪印軒道：「你既然要請客，坐一會子天就要夜了，開寫起請客單也正好。」

瑟公道：「我還有好幾處應酬呢，先要到行裡去瞧一瞧。」

雪印軒叫阿招拿出馬褂，瑟公接來穿上，舉步出房，雪印軒送出來，直送到扶梯邊，說一聲就來叫，瑟公應著下樓，馬夫劉小泉早把馬車配好，停在門口伺候。瑟公跳上馬車，飛一般到寧記報關行，同經手先生略談三五語，學生意的送上一疊請客票。瑟公接來瞧時，見馬靜齋請，席設清和坊豔情閣院中。賈箴金請，席設迎春二蘇玉蘭院中。王祥甫請，席設兆貴裡甄可卿院中。歐陽企修請，席設南平安李媛媛院中。還有周介山請，李希賢請，毛惠伯請，張咸貴請，共有七八處應酬。心想這歐陽企修，是在律師處充當翻譯的，今天請我，必不是尋常應酬，另外總有什麼事情，倒不好不先去坐坐。摸出表來瞧時，見短針在七點上，長針在十一點上。自語道：「時光差不多了。」

起身就走。經手先生送出大門，等候瑟公跳上馬車，方才進內。且說瑟公坐馬車到南平安裡，下車進巷，曉得李媛媛是樓下房間，跨進院門，外場喊著歐陽大少朋友進來，歐陽企修早拱手出迎瑟公進房，見先有四五位客，大半都是會過面的，只因生平交遊廣眾，記不清姓甚名誰，略一招呼，隨眾坐下。娘姨紋上手巾，大家接來揩過，企修叫把檯面擺起來，一面附著瑟公耳朵，悄悄的講那公事，只見瑟公一會兒點頭，一會兒搖手，直等檯面擺好，一個客人催道：「企翁可要入席，兄弟別處還有應酬呢。」

才把二人的話頭打斷。企修請瑟公等入席，提筆開寫局票，瑟公叫的是雪印軒，局票發去，上第一道菜魚翅時，雪印軒已經到了。雪印軒咬著瑟公耳朵，問別處可還有應酬？瑟公道：「連這裡共有七八處呢。」

雪印軒道：「你自己還要做主人呢，可以辭謝之處就謝掉點子，東應酬，西應酬，應酬轉來，天也要亮快了。」

瑟公道：「這裡檯面散後，就到你院中來可好？」

雪印軒道：「我前後沒有轉局，多坐一會子同你一淘回院可好？」

瑟公道：「你先回去，叫他們把檯面擺起來。我一到就好入席，我在這裡還要講幾句話，你先走一步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雪印軒見這麼說了，只得起身辭去，向眾人說了句各位慢慢用，停會子一起請過來的套話，扶著大姐阿招，冉冉而去。這裡歐陽企修又和瑟公密談了好一會。瑟公摸出表來瞧時，見長針指在八點上，短針指在兩點上，忙道：「我們再談罷。兄弟還有點子事情，恕少陪了。」

企修道：「菜還沒有齊呢，請終了席去。」

瑟公道：「兄弟在雪印軒那裡，點下一席菜，請企翁同在席諸位賞一個光，立刻翻台過去。」

企修道：「四哥賞飯，兄弟自當奉陪，只是散了席一同去也不晚，何必急急？」

瑟公道：「兄弟還想邀幾個別的客，先走一步了，這樁事情，少停席面上再談可也。」

說畢，拱手作別，歐陽企修送至房門而回。瑟公走出李媛媛房門，小馬夫劉小泉迎上來道：「老爺可要配馬車？」

瑟公道：「不要了，通只三五步路，就走走罷。」

小泉聽說，跟著瑟公，走不到三五步，才至東平安裡口，就見兩個穿短衣的人劈面衝來，借著馬路上燈光瞧時，見一個頭戴外國便帽，身穿灰色短襖；一個穿著元色布短襖，兩個人衝到瑟公近身，兩手一攔，說聲且慢，早把來路遮住了。一個道：「你來了麼？」

瑟公道：「這算甚麼？有話好好的講。」

那人伸手來揪瑟公，瑟公忙把手一擋，嘴裡說「有話好好的講，動手動腳像什麼？」

站在後底的一人道：「同他講點子什麼？上哉哪。」

話還未畢，轟然一聲，一粒槍彈啞的飛來，早中在瑟公肚子上。站在前邊那人接放一槍，又是一彈，打中乳下。瑟公痛極，想要逃時，後面那人又放一槍，正打在手骨上。一身連中三彈，任你英雄，再也支撐不住，撲翻身倒在地下。兩個凶徒見瑟公已經跌倒，忙把手槍向後指道：「不要命的儘管追來。」

拔步飛奔，向西而去。劉小泉此時赤手空拳，怎敢和凶徒奮鬥？忽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忙把馬夫號衣服下，平安裡一帶都是堂子，小泉平日往收轎帳，差不多沒一家不認識，遂把號衣寄在堂子裡，急急跟追。幸喜兩個凶徒還望的見，凶徒向西，也向西；凶徒向南，也向南，追過群仙戲館後門，凶徒已經曉得有人追趕，奔的愈加快了，抄過福致裡，直向跑馬廳跑去。小泉如何肯捨，拼命狂追，忽見凶徒跳上了東洋車，飛一般行駛。小泉放出追趕溜韁馬的本領，兩隻腳奔得也像飛一般，看看追上，凶徒覺著，跳下東洋車，不多幾步穿入小巷裡去了。小泉奔到，見這條小巷四面都有出路，不知兩個凶徒奔向那一路去的，只得懊喪而回。回到平安裡口見黑團團簇了一堆的人，瑟公的朋友馬靜齋王祥甫歐陽企修都在，瑟公依舊倒在地下，昏沉不醒。靜齋見了小泉，就問你老爺怎樣被刺？你又到那裡去了？小泉道：「馬老爺，我在追趕兇手呢。」

靜齋道：「追著了沒有？」

小泉道：「幾乎快追著，被他逃脫的。」

歐陽企修道：「現在還有工夫問他這種話，正經先去報報巡捕房。」

王祥甫道：「報巡捕房，我看還可以慢一慢，人先要緊到底傷勢重不重？弄部馬車，送到醫院裡去醫治，晚一刻是不成功的。你們不要盡著問這樣，講那樣，反把要緊事情耽誤了。」

一語提醒了眾人，就叫小泉放過馬車來，載瑟公醫院裡去。小泉忙忙的知照胡阿福，放過馬車，把瑟公扛上了車，駛到麥家圈仁濟醫院，扛進院中，瑟公已經面如金紙，口都不能開了。醫生忙把止痛藥水，止他的痛，又打嗎啡針，振他精神。那裡有點子效驗？任你醫國聖手，醫了病醫不了命，瑟公傷重氣竭，挨不到一刻鐘，早接著閻王爺催請條子，到鄴都城赴宴去了。此時瑟公的朋友，都還沒有曉得，絡繹不絕，到醫院裡來探問，一起一起，足有十多起。醫生見瑟公已死，忙打德律風到上海縣，請縣官立刻前

來驗屍。知縣聽報豪商被刺，不敢怠慢，立即傳齊仵作，乘坐馬車出城，到仁濟醫院門口，人山人海，擁擠不前，巡捕驅逐了好半天，才得進內。忽聽得病房裡哭聲震天，曉得是瑟公眷屬到了。上海縣先與醫生相見了，略詢情形，醫生道：「死者身中三彈，有乳底下一彈，洞穿後脅，確係致命傷。」

上海縣隨仵作檢驗，喝報傷痕，與醫生所報大致相同。上海縣親看一過，填明屍格。錢太太錢姨太圍著上海縣，叩請伸冤。上海縣安慰了幾句門面話，依舊乘坐馬車而去。瑟公的朋友馬靜齋等都勸道：「錢瑟翁這樣英雄一個人，會遭著這樣淒慘的事情，真是我們意想所不到的。現在事情已經這樣，死的是死了，活的原要過日子的，究竟還有孩子輩在呢，嫂子們不要過於悲傷壞了身子，以後家務叫那個去支持。」

王祥甫道：「現下最要緊的是辦後事，屍身放在這裡，終是不很妥當。」

靜齋道：「自然載回家去成殮了，再不然瑟公這樣英雄一個人，就草草在醫院中成殮之理。」

王祥甫道：「載回家去，不有點子忌諱麼？我看天津路時疫醫院地方也很寬敞，何不就借他那裡，作一個辦喪之所。」

錢太太聽了，就道：「多承這位伯伯美意，替我們活著的人打算，只是他在生之日，不曾享過一天的福，奔東走西，勞勞碌碌，無非都為著別人家，現在這麼的死了，已經傷心透頂還要在外邊成殮，叫我如何對得過他？這副骨頭，無論如何，我總要替他拿到家裡去收拾的，忌諱不忌諱，我也不去顧他了，至多礙著了我，再死掉一個人是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載回去的好，好在醫院裡本是有馬車的。」

王祥甫道：「巡捕房可曾去報過？」

錢太太道：「小泉去報了，怎麼還沒有回來？」

馬靜齋指道：「那這不是劉小泉麼？」

眾人回頭，果見劉小泉急急的進來，見過錢太太，又叫了聲馬老爺，王老爺。靜齋性急，問他巡捕房裡怎麼講？劉小泉道：「我到四馬路總巡捕房，先見著門差，告知一切，門差轉稟捕頭，捕頭喊我近前去，再細細的詢問。這巡捕頭倒會講中國話的，我重把瞧見一切情形告訴了個仔細，捕頭把案情落了簿子，立刻派出中西包打聽，到各輪船碼頭，各火車站，棧房客寓，小巷私街，各處去搜尋，並打德律風通告捕房，叫各捕房一體派探嚴查，法蘭西巡捕房，華界巡警局也打德律風去知照。這樁事情，巡捕房倒十二分的出力，作興一兩日裡頭就捉住兇手，也未可知。」

王祥甫道：「上海地方，本來鬧得太不像樣子了，巡捕房裡自應得嚴緊嚴緊。你去想罷，方雲卿的案子，汪允生的案子，陳總辦的案子，連瑟公這起，共有四起暗殺重案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黃勛伯這樁案，總算是破過的。」

王祥甫道：「黃勛伯的兇手，是死鬼自己抓住的。瑟公有了黃勛伯的本領，這案子也早破了，何必再費巡捕房的神呢？」

靜齋道：「不必閒談了，我們幫助送瑟公屍骸回第罷。」